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五十五回 土行孫歸伏西岐

楊戩借土遁往夾龍山來，正駕遁光，風聲霧色，不覺飄飄蕩蕩將下來，乃是一座好山，真實罕見。往前一望，兩邊俱是古木喬松，路徑幽深，杳然難覓。行過數十步，只見一座橋梁。楊戩過了橋，又見碧瓦雕簷，金釘朱戶，上懸一扁——「青鸞斗闕」。楊戩觀羨不盡，甚是清幽，不覺立在松陰之下，看玩景致。只見朱紅門開，鸞鳴鶴唳之聲；又見數對仙童，各執旗旛羽扇；當中有一位道姑，身穿大紅白鶴絳綃衣，徐徐而來；左右分八位女童，香風嫋嫋，彩瑞翩翩。楊戩隱在松林之內，不好出來，只得待他過去，方好起身。只見道姑問左右女童：「是那裏有閑人隱在林內，走去看來。」

有一女童兒往林中來，楊戩迎上前去，口稱：「道兄，方纔誤入此山，弟子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下楊戩是也；今奉姜子牙命，往夾龍山去探機密事，不意駕土遁誤落於此。望道兄轉達娘娘，我弟子不好上前請罪。」

女童出林見道姑，把楊戩的言語一一回覆了。

道姑曰：「既是玉鼎真人門下，請來相見。」

楊戩只得上前施禮，道姑曰：「楊戩，你往那裏去，今到此處？」楊戩曰：「因土行孫同鄧九公伐西岐，他有地行之術，前日險些被他傷了武王與姜子牙；如今訪其根由，覓其實跡，設法擒他。不知誤落此山，失於迴避。」

道姑曰：「土行孫乃懼留孫門人，你請他師父下山，大事可定。你回西岐，多拜上姜子牙。」

楊戩躬身問曰：「請娘娘尊姓，大名？回西岐好言娘娘聖德。」

道姑道：「吾非別人，乃昊天上帝親女，瑤池金母所生，只因那年蟠桃會，該我奉酒，有失規矩，誤犯清戒，將我謫貶鳳凰山青鸞斗闕。吾乃龍吉公主是也。」

楊戩躬身，辭了公主，借土遁而行；未及盞茶時候，又落在低澤之旁。楊戩偏生要行此遁，為何又落，只見澤中狂風大作，霧暗天愁，澤中旋起二三丈水頭。猛然開處，見一怪物，口似血盆，牙如鋼劍，大叫一聲：「那裏生人氣？」跳上岸來，兩手撚叉來取。

楊戩笑曰：「好孽障！怎敢如此！」手中鎗急架相還。未及數合，楊戩發手，用五雷訣，一聲響，霹靂交加，那精靈抽身就走。楊戩隨後趕來，往前跳至一山腳下，有斗大一個石穴，那妖精往裏面鑽了去。

楊戩笑曰：「是別人不進來；遇我，憑你有多大一個所在，我也走走！」喝聲：「疾！」隨跟進石穴中來。只見裏邊黑暗不明，楊戩借三昧火眼，現出光華，照耀如同白晝。原來裏面也大，只是一個盡頭路。觀看左右，并無一物，只見閃閃灼灼，一口三尖兩刃刀，又有一包袱紮在上面。楊戩連刀帶出來，把包袱打開一看，是一件淡黃袍。

楊戩將袍抖開，穿在身上，不長不短；把刀和鎗紮在一處，收了黃袍，方欲起身，只聽的後面大呼曰：「拿住盜袍的賊！」楊戩回頭，見兩個童兒趕來。

楊戩立而問曰：「那童子，那個盜袍？」

童子曰：「是你。」

楊戩大喝一聲：「吾盜你的袍？把你這孽障！吾修道多年，豈犯賊盜！」

二童子曰：「你是誰？」

楊戩曰：「吾乃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門下楊戩是也。」

二人聽罷，倒身下拜：「弟子不知老師到，有失迎迓。」

楊戩曰：「二童子果是何人？」

童子曰：「弟子乃五夷山金毛童子是也。」

楊戩曰：「你既拜吾為師，你先往西岐去，見姜丞相，你說我往夾龍出去了。」

金毛童子曰：「倘姜丞相不納，如何？」

楊戩曰：「你將此鎗連刀袍都帶去，自然無事。」二童辭了師父，借水遁往西岐來了。

金毛童子至西岐，尋至相府前，對門官曰：「你報丞相，說有二人求見。」門官進來啟丞相：「有二道童求見。」子牙命「來。」

二童人見子牙，倒身下拜，「弟子乃楊戩門徒金毛童子是也。家師中途相遇，為得刀袍，故先著弟子來。師父往夾龍山去了。特來謁叩老爺。」

子牙曰：「楊戩又得門人，深為可喜。」留在本府聽用。

楊戩駕土遁至夾龍山飛龍洞，逕進洞，見了懼留孫下拜，口稱：「師伯。」

懼留孫忙答禮曰：「你來做甚麼？」

楊戩道：「師伯可曾不見了緬仙繩？」

懼留孫慌忙站起曰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楊戩曰：「有個土行孫同鄧九公來征伐西岐，用的是緬仙繩，將子牙師叔的門人拿入湯營，被弟子看破；特來奉請師伯。」

懼留孫聽得，怒曰：「好畜生！你敢私自下山，盜吾寶貝，害吾不淺！楊戩，你且先回西岐，我隨後就來。」

楊戩離了高山，回到西岐，至府前，入見子牙。

子牙問曰：「可是緬仙繩？」楊戩把收金毛童子事，誤入青鸞斗闕，見懼留孫的事說了一遍。子牙曰：「可喜你又得了門下！」

楊戩曰：「前緣有定，今得刀袍，無非賴師叔之大德，主上之洪福耳。」

懼留孫分付童子：「看守洞門，候我去西岐走一遭。」道人駕縱地金光法來至西岐。左右報與子牙：「懼留孫仙師來至。」子牙迎出府來。二人攜手至殿，行禮坐下。

子牙曰：「高徒累勝吾軍，我又不知；後被楊戩看破，只得請道兄一顧，以完道兄昔日助燃燈道兄之雅。末弟不勝幸甚！」

懼留孫曰：「自從我來破十絕陣回去，自未曾檢點此寶；豈知是這畜生盜在這裏作怪！不妨，須得……如此如此，頃刻擒獲。」子牙大喜。

次日，子牙獨自乘四不相往成湯轅門前後，觀看鄧九公的大營，若探視之狀。只見巡營探子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姜丞相乘騎在轅門外私探，不知何故。」

鄧九公曰：「姜子牙善能攻守，曉暢兵機，不可不防。」

傍有土行孫大喜曰：「元帥放心，待吾擒來，今日成功。」土行孫暗暗走出轅門，大呼曰：「姜尚！你私探吾營，是自送死期，不要走！」舉手中棍照頭打來。子牙仗手中劍急架來迎。未及三合，子牙撥轉四不相就走。

土行孫隨後趕來，祭起緬仙繩，又來拿子牙。他不知懼留孫駕著金光法隱在空中，只管接他的。土行孫意在拿了子牙，早奏功回朝，要與鄧嬋玉成親。此正是愛慾迷人，真性自昧，只顧拿人，不知省視前後一路；只是祭起緬仙繩，不見落下來，也不思付。只顧趕子牙，不上一里，把繩子都用完了；隨手一摸，只至沒有了，方纔驚駭。土行孫見勢頭不好，站立不趕。

子牙勒轉四不相，大呼曰：「土行孫敢至此再戰三合否？」土行孫大怒，拖棍趕來。纔轉過城垣，只見懼留孫曰：「土行孫那裏去！」

土行孫抬頭，見是師父，就往地下一鑽。懼留孫用手一指，「不要走！」只見那一塊土比鐵還硬，鑽不下去。懼留孫趕上一把，抓住頂瓜皮，用網仙繩四馬攢蹄網了，拎著他進西岐城來。

眾將知道擒了土行孫，齊至府前來看。道人把土行孫放在地下，楊戩曰：「師伯仔細，莫又走了他！」

懼留孫曰：「有吾在此，不妨。」復問土行孫曰：「你這畜生！我自破十絕陣回去，此網仙繩我一向不曾檢點，誰知被你盜出。你實說，是誰人唆使？」

土行孫曰：「老師來破十絕陣，弟子閑耍高山，遇逢一道人跨虎而來，問弟子叫甚名字，弟子說名與他，弟子也隨問他；他說是闡教門人申公豹。他看我不能了道成仙，只好受人間富貴。他教我往聞太師行營成功。弟子不肯。他薦我往三山關鄧九公麾下建功。師父，弟子一時迷惑，但富貴人人所欲，貧賤人人所惡，弟子動了一個貪痴念頭，故此盜了老師網仙繩，兩葫蘆丹藥，走下塵寰。望老師道心無處不慈悲，饒了弟子罷！」

子牙在傍曰：「道兄，似這等畜生，壞了吾教，速速斬訖報來！」

懼留孫曰：「若論無知冒犯，理當斬首。但有一說，此人子牙公後有用他處，可助西岐一臂之力。」

子牙曰：「道兄傳他地行之術，他心毒惡，暗進城垣，行刺武王與我，賴皇天庇佑，風折旗幡，把吾警覺，算有吉凶，著實防備，方使我君臣無虞，若是毫釐差遲，道兄也有干係。此事還多虧楊戩設法擒獲，又被他狡滑走了。這樣東西，留他作甚！」

懼留孫大驚，忙下殿來大喝曰：「畜生！你進城行刺武王，行刺你師叔，那時幸而無虞；若是差遲，罪係於我。」

土行孫曰：「我實告師尊：弟子隨鄧九公征伐西岐，一次仗師父網仙繩拿了哪吒，二次擒了黃天化，三次將師叔拿了。鄧元帥與弟子賀功，見我屢拿有名之士，將女許我，欲贅為婿；被他催逼弟子，弟子不得已，仗地行之術，故有此舉。怎敢在師父跟前有一句虛語！」

懼留孫低頭連想，默算一回，不覺嗟歎，子牙曰：「道兄為何嗟歎？」懼留孫曰：「子牙公，方纔貧道卜算，該畜生與那女子該有繫足之緣。前生分定，事非偶然。若得一人作伐，方可全美。若此女來至，其父不久也是周臣。」

子牙曰：「吾與鄧九公乃是敵國之讎，怎能得全此事？」

懼留孫曰：「武王洪福，乃有道之君。天數已定，不怕不能完全。只是選一能言之士，前往湯營說合，不怕不成。」

子牙低頭沉思良久，曰：「須得散宜生去走一遭方可。」

懼留孫曰：「既如此，事不宜遲。」

子牙命左右：「去請上大夫散宜生來商議。」命：「放了土行孫。」不一時，上大夫散宜生來至，行禮畢。子牙曰：「今鄧九公有女鄧嬋玉，原係鄧九公親許土行孫為妻。今煩大夫至湯營作伐，乞為委曲周旋，務在必成，……如此如此，方可。」

鄧九公在營，懸望土行孫回來，只見一去，毫無影響；令探馬打聽多時，回報：「聞得土先行被子牙拿進城去了。」

鄧九公大驚曰：「此人捉去，西岐如何能克？」心下十分不樂。